

吾友莎莎

■ 丁思宁

莎莎是我的大学同窗兼闺蜜。长发、大眼、阳光一般的笑容。她的才情和独立特行，是中文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莎莎擅绘丹青。她曾在新生绘画赛中折桂而归，慕名求画者甚众。她也从不推搪，颇有江南四大才子以画会友的遗风。她的绘画水平可比肩美院的学子，书法只有“鬼画符”的水平。她曾作一幅《牡丹图》，画得鲜妍明媚娇艳欲滴，但也没有逃脱她的魔爪，被题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挂在男生宿舍里，令人叹为观止。

莎莎是个武侠迷。大二的暑假，我俩同为某出版社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我写的是故乡英雄冼英，她写的是袁崇焕，书中首先粉墨登场的就是飞花摘叶伤人的武林高手，活脱脱的一部武侠小说。

莎莎是个舞蹈绝缘体。初见时，我正在筹备迎新晚会，不知死活邀请她加入我们舞蹈队。后来发现她居然可以把傣族舞跳成机械舞，就毫不客气把她踢了出去。但那年的体育必修课是健美操，她四处拜师每天闻鸡起舞地折腾，终于修成“正果”：健美操考了20分。

莎莎是个马大哈。她的丢三落四可谓登峰造极。她的各类证件皆属“短命鬼”，多数英年早逝难有寿终正寝的机会。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所以我的证件也成了失物招领处的常客。这也罢了，而最让我最难堪的就是：要经常猜忌的目光中，帮她把丢了匙的自行车扛回来。

莎莎善变。大二那年，她恋爱了。其男友君是书法赛的冠军。两人的相恋用的文艺小说腔调来写就是：“两人一书一画，在工作和学习中互生情愫，在彼此躲闪不及的眼光中擦出爱的火花。”她初涉爱河时，每天都在我面前做幸福小女人状。可好景不长，她就向我历数君的“罪状”。因为阿君嫌她不够淑女，还抨击她的马大哈。而她则认为君太瘦弱，没有八块腹肌，又不及令狐冲武功高强。可是她还是洗心革面了：首先文章摒弃了豪放之风，专攻花间婉约派；其次把运动服和牛仔裤打入冷宫，一袭长裙风姿绰约。

毕业后，我按部就班成了“孩子王”，而莎莎，则做了无冕之王——记者。而她和君由于两地分居，最终难逃劳燕分飞的宿命。

听说我给她“著书立说”时，她打来长途电话：“你这样分明是在破坏我的光辉形象嘛，好在我已经嫁掉了！”

放下电话，我不由得想起毕业分离时的情景：原本我们已经说好了不许哭的。可是，在我上车的瞬间，她终于忍不住拥住我嚎啕大哭：“我舍不得你！”

我们会很美好地回忆起某个人，往往是因为她身上存留的共同美好回忆和青春的烙印。我们无可避免地在时光的洪流里，磨去峥嵘的棱角，变得世故和圆滑，可我们明白：在我们的青春年华里，始终珍藏着一些无法流逝的焦点，让我们不惧生活的无奈与沉重，微笑前行。

鉴江，历史上是因为水清如镜而得名，是广东省第三大独立水系，粤西沿海地区最大的河流。鉴江发源于茂名市的信宜五里山，流经茂名市高州、化州，在湛江市吴川沙角漩汇入南海。“飞帆乱渡，出没于江天杳霭之间”的水路繁华景象，虽然已被陆路繁忙所取代。但是隋唐以来鉴江河的社会生活功能一直是重要的。现在的她沉淀了悠久历史，融和了滋养慈爱的血脉，婉转身段依然是风姿绰约，气度迷人。

立冬之后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骑上摩托车，观赏了心心念念的高州石鼓河段。如果说途经城市的一河两岸是俏丽佳人，大家闺秀，簪着头花在唱霓裳曲，又媚又酷。那么我想说这里乡野路段就是小家碧玉，自然可爱，娴慧清新朴素，不乱于心，不困于情。

是日一早微凉，阳光明媚。我从石鼓镇西关乡村小路登上黄溪山大坝。河堤坑洼处还闪亮着昨夜的雨水。堤坝雄壮，两岸大多可行车走马。我最着急的是看河水啊！“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没有“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开阔，没有哀伤惆怅。有的是温柔的曲线美。冬天的河流她不是“刀子嘴豆腐心”直肠子的妇人，而是纯洁善良，婀娜灵动的姑娘。眉目清秀，衣袂飘飞，使人愉悦。弯弯的流水，昨夜的小雨没有搅动她澄澈平和的灵魂，砂砾黄泥早已沉淀，跳跃着阳光赋予的银鳞，这时她没有春风荡起的朵朵浪花，没有夏季的肆意滂沱。她跳动着山川和谐的脉搏，洋溢着青春阳光的气息，缓缓流淌。

这时，想到了“上善若水”，她就是永远往低处去流，是万物的生命之源。

鉴江晨曲

■ 黄江勇

她柔软地涵养河岸的小草，使得野草永远生机勃勃；她滋养河两岸的村庄原野，一年四季农作物轮番收获，淡水养殖量大质优。鉴江之水在夏季汹涌澎湃激流勇进固然壮观，然而她冬季的碧波万里，涓涓潺潺，样子也很美好！她告诉我人生也有四季，可以适时换一种活法，活出生命的精彩，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但是，逝者如斯未尝往返，也不免感慨万千。

河堤上晨风轻送，带着林木花草芬芳馥郁的浪漫，我神清气爽，在流光中穿行，在空明中领悟，在苍苍渺渺的江天寄托性灵，遐想“欸乃一声山水绿”，随云以遨游。河堤路上除了有农用车载满农产品突突驶过，路两边还停有三五辆小汽车、摩托车。那是周末早晨垂钓者的。河畔的蘑菇伞一朵朵开着，垂钓者时而安静得像雕塑，时而敏锐的像战士。一排排鱼竿插耸着，和鱼儿玩着生死游戏。到底是谁钓谁，谁吸引着谁，谁耗着谁。我想，真正的垂钓者，醉翁之意不在鱼吧！钓的是平和安详，神清气爽，天人合一吧！

一路穿行于沿岸的浓阴路往林木山村背水闸方向走下去，林木茂密，野花盛开，蝶儿蹁跹，鸟儿鸣唱扑棱。河里偶见沙渚白鸟渔船，河外看见早起的农人和悠然觅食的牛群，虎虎生威的土狗。如诗如画，尽在乡野。

分变村社土地庙所在的山岭和对岸的山岭相对而坐，成为两岸天然的屏障。也展现“敦厚似府，尔雅是学”的虔诚状态。他们晨昏致意，或许对酒当歌，或许互相探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之类的发展奥秘。土山上灌木和乔木杂生，原生状态显得蓬乱而生机勃勃，犹如武打小说里

的丐帮帮主，外观不影响实力。叠翠丛林不时传出各类虫鸣啾啾，这是幽幽的乡恋曲。

这一带，引入鉴江河的活水，搞了两个大型的牛蛙养殖基地，基地每天通过冷库车源源不断的向外输送成蛙，优质肉食改善着人们的生活。还有坚持养罗非鱼的高新水产养殖示范基地，兼而综合豢养鸡鸭狗等。蔚为壮观，丰富了鉴江河的内涵和外延。

沿河堤来到那射结菜渡口，从渡口横排蓝字招牌穿下去，只见两岸各有一小段斜坡水泥路，水涨时的淤泥还湿漉漉的。这两百多米宽阔澄明的水面并不见古渡船，但我已然想象出三百多年来那些积极生活的父老乡亲鲜活的面容和言谈。一会儿，有一位妇女推着电单车下来渡口，车后架有鱼篓，说从石鼓卖鱼归家来。她看见我，说没有渡船经过了。她拿出手机，呼叫对岸丈夫来载她过去，说还要收割水稻。她指着跳跃着鱼的水面告诉我，这江里的鱼很肥美。他们靠水靠山，丰衣足食。她丈夫驾驶白色塑料管的小船滑过河来，我问是烧油的吗？她说是烧蓄电的。还了解到，这儿下去一些，很快要建造一座大王湾大桥，连接镇江那射村委会及石鼓甘竹村委会，直达汕湛高速石鼓入口，进一步打通乡村振兴的“大动脉”，提升镇域公共交通活力。这一带鱼米之乡更有奔头了！

再往下去的河堤路有一段较难走，我只好原路折返回家。这个亲近拥抱鉴江河的早晨，全过程俨然是在播放着管弦悠扬的乐曲，那么温柔，那么舒心。我心属于江天，我心属于大地，也属于清风阳光。鉴江悠悠淘岁月，岁月如歌且静听，那锤炼的生活叮叮当当，每一步都是修行。

诗三首

■ 陈忠平

茂名小东江

东江碧水去悠悠，白鹭沙鸥乐此游。
夜幕霓虹星璀璨，岸边燕语细温柔。

白露

白露晓风撩，秋山烟雨遥。
竹溪添水秀，黄菊挽篱娇。
把盏闲高院，流云过小桥。
青梧渐染色，乡思酒中销。

菇稔子熟了

瑟瑟秋风凉，山林野果香。
采摘菇稔子，酿酒寄家乡。

词二首

■ 陈伟汉

一剪梅·秋夜

寒雨凉蝉隔院鸣，花影中庭，月影桐阴。碧天云断雁无声，闲里秋情，忙里秋心。虫语凄凄杂夜吟，几个黄昏，几处销魂。高楼归梦故乡人，无数寒沾，无限思寻。

秋蕊香·落叶

门外秋声不绝，簌簌空阶吹彻。寒枝影乱鸦啼歇，满院清霜斜月。和风带雨难分别，还凄切。绮窗独处灯明灭，梦醒三更时节。

手执卷情自多

■ 梁占庭

书中自有颜如玉，凡夫俗子哪里就能越过万种风情；书中也藏黄金屋，挑灯看剑却胜纸上谈兵无数。倏忽间，中年已至，四十春秋过，墨香氤氲几多，管他春秋与冬夏，还是苦辣和酸甜。

学如弩，才如箭，弓箭协调，犹如学问与才能相配，适则穿行于世，步履从容。才德相左犹如火炙，终是竹篮打水空一场。方觉词话人间，文化苦旅可纵览民族精神之传递，听得安静是为处世良方。

手执书卷历久弥香。立信而至久远，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事非经过不知难，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而思之，如痴如醉间，领略了人情世故，品读了华章之美。知天下历史，感苍生不易，夫复

披一身清曜月光，在夜深人静时，于书卷中，看沧桑历史之变幻，赏万里外云卷云舒。然外物之味，久则无趣，读书之味，历久弥深，润泽万物而累月常年。

品熙攘尘世之纷扰，寻眼底花开与花落。年轻，终究来不及认真地过，待及彻悟时，韶华易逝，只能选择如三毛认真地老去。光阴荏苒，幸得良书为伴，闻得书香便是人间良贤。

清晨，冬日暖阳洒在阳台的绿植上，纸感的三角梅泛着油光，斜窝在客厅的沙发上，浅浅翻几页，便是一次灵魂的邂逅，乐在其中。里屋小妮子沙沙写字声和窸窣窸窣的翻书声，像她在古筝上的曲奏，悦耳之怡，骤上心头。



柳叶桃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